

明清別集叢刊

惲壽平 著

吳企明 輯校

惲壽平
全集

上



惲壽平全集

上



惲壽平 著
吳企明 輯校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惲壽平全集:(全3冊)/(清)惲壽平著;吳企明輯校。—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
(明清別集叢刊)

ISBN 978-7-02-010397-3

I. ①惲… II. ①惲…②吳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清代 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76709 號

責任編輯 徐文凱

責任印製 蘇文強

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

郵政編碼 100705

網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

字 數 1000 千字

開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張 39.75 插頁 3

印 數 1—2000

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978-7-02-010397-3

定 價 180.00 圓(全三冊)

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

惲壽平（一六三三——一六九〇），原名格，字惟大，一字壽平，後以字行，更字正叔，號南田，別號東園生、東園草衣、白雲溪外史等，毗陵武進（今江蘇常州）人。他是清初著名的畫家、書法家、詩人、書畫理論家，與王時敏、王鑒、王翬、王原祁、吳歷合稱「四王吳惲」，為「清初六大家」之一。

惲壽平早年隨父惲日初隱於天台山，清軍入浙，避走閩、廣，後至建寧依王祁義師抗清。清總督陳錦破建寧，壽平被擄，又被陳錦妻撫為義子。父偵得壽平行蹤後，乃與杭州靈隱寺主持具德和尚合謀，經他斡旋，促成壽平剃染留於寺中，父子遂得團聚。兩年後歸毗陵故里，壽平不應舉，鬻畫養父，終生窮困。

惲壽平生活的時代，正處在明、清易代之際。他既從父輩那裏了解明朝官場的腐敗，又目擊明王朝的覆亡，使他深切感受到金甌破碎的悲慟，備嘗遺民屈辱的苦楚。時代的更迭、社會的變遷、家庭和個人的不幸遭際，對他的生活、思想、藝術都帶來深遠的影響，留下不可磨滅的時代印記。

「隱居讀書，不仕二姓」，這是顧炎武母王氏之遺命（見《亭林文集》卷三《與史館諸君書》），也正是當時很多遺民的共同心意。壽平恪守父命，終生沉醉于詩歌、書法、繪畫的藝術創造，世號「南田三

絕』，他潔身自好，謹言慎行，砥礪名節，『只應避世從屠釣，那用諸侯識姓名』（《頤庵太史拙修堂宴集分韻時將移家還里將有遠游別婁中諸君子》），成爲當世的『高士』。

惲壽平初從堂伯父惲向學畫，後又大量臨摹古人名迹，他遠宗董源、巨然，近師大癡、王蒙，但真正醉心效仿、直傳衣鉢的還是元人倪瓚。他學古而不泥古，能別開生面，常用荒寒之筆，幽淡之色，寫出自己閑逸的情趣，寄寓著興亡之感，表現出不與當朝合作的遺民高士的深層心態。壽平又喜歡畫樹木竹石，勁松、古柏、高柯、新篁，常常出現在他的筆下，用蒼勁挺立、生機勃勃的藝術形象，以贊頌尊長、友朋的品操氣節，也象徵自己的人格。他說：『余畫樹喜作高柯古幹，愛其昂霄之姿，含霜激風，挺立不懼，可以況君子。』惲壽平能獨辟畦徑，認真吸取徐氏父子的花卉畫法，又重視『對花臨寫』的寫生法，以大自然的花卉爲參照，創造出『沒骨花法』，渲染生動，濃淡得宜，『全以彩色染成，陰陽向背，曲盡其妙，超乎象外，合於自然』（王翬《題惲壽平國香春霽圖》），開出我國花鳥畫的新局面，在畫壇上獨樹一幟，影響深遠。舊說壽平與石谷相交後，爲讓翬獨步山水，遂改畫花卉，此說不符合惲壽平的創作實際。筆者曾約略統計過，他與翬相交後，仍然不停地、大量地創作山水畫，寫出大量的山水畫題跋，發表了很多精辟的見解，題山水畫跋遠比題花鳥畫跋要多得多。因此，『捨山水而學花卉』的說法，是不可信從的。

《昭代尺牘》說南田書法『得褚河南神髓』，這個說法並沒有錯，但不夠全面。惲南田學書，廣涉百家，魏晉六朝學鍾繇、索靖、二王兄弟、智永，唐學褚遂良、顏真卿、宋儋，宋學蘇軾、黃庭堅、米芾，元學倪瓚、趙孟頫。他刻苦臨摹，融各家之長，兼各家之勝處，而自成一體。戴熙說他的書法『秀逸清圓，韻

致獨絕」(《題南田大字》)。奚岡則說其「瘦勁道逸，別饒風致」(《清嘯閣藏帖記》)。李兆洛說：「於游行自在中，別見高雅逸邁之氣。」(《養一齋文集續集》卷二《跋惲南田書》)諸說基本一致，概括言之，可拈出「秀」「道」二字，清勁秀逸正是他書法的風格美，用王韜的話來說：「惲字之秀在骨。」(《甌香館帖》卷二批語)李寶凱也說：「古秀入骨。」(《毗陵畫徵錄》卷下)說得很精確。這種風格特徵，實際上出自晉人書風。金棻《清嘯閣藏帖識語》：「出於王大令。」楊傳第《松煙肥硯齋惲帖跋》：「先生書本之褚登善，至夫駿逸駘宕，則於晉人得之。」王韜說：「實祖二王用筆，特有心得。」(《甌香館集》卷二批語)用惲壽平自己的話說：「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，會之於心，自得古人筆意。」(《跋臨宋搨閣帖》)也能說明問題。那麼，爲什麼惲壽平特別鍾愛褚河南、黃山谷的書法呢？因爲褚河南、黃山谷實際上都源出鍾繇、王羲之，「涪翁書得晉人遺法」(《跋臨黃涪翁帖》)。

清初，惲壽平擅名於畫壇，他的詩名卻被畫名所掩。莊嵎生《讀六逸詩有感·惲格》說：「可惜盛名下，詩爲丹青掩。」這種狀況，很長時間裏沒有得到改變，直至現當代的惲壽平研究中，仍然存在著這種偏向，多種文學史中，甚至都沒有他的名字。其實，惲壽平是一位很優秀的詩人，他詩思清絕，詩境雋永秀逸，很早就受到吳梅村、王士禛的先後導揚。沈德潛《黃尊古墓志銘》中提到，惲壽平「得梅村、阮亭先後導揚，宜其名流播遠近。」他還在《清詩別裁集》中將惲壽平的詩列爲「六逸」之首，說：「毗陵六逸中，以南田爲上。」宋犖曾說：「所居甌香館，與唱酬者，皆一時名士。」(《易宗夔《新世說·巧藝》引)這說明清代詩論家已經注意到這一位詩畫雙擅的詩人了。

南田詩，最引人矚目的當然是那些「感慨繫之」的篇章。他從十一歲起，長年隨侍父親，來往於浙

江、福建、常、錫、蘇、杭等地，秘密交結復社遺老、東林舊人、反清志士、「奇人俠士」，耳濡目染遺老、逸民們的心態和情感，因而他傷時感遇，詩多託諷，「繫乎盛衰」「懷念故國」「感慨身世」的情思，充溢於詩行裏。他常常追憶「春城血戰冷悲笳，廢壘傷心舊砲車」（《送滕子還閩》）的戰鬪生活，他時時緬懷歷史上抗擊異族的英雄：「千秋壯風銷難盡，化作風濤遍十洲。」（《岳武穆祠》）他抑鬱悲憤地寫出：「靈祇中夜泣，蘭氣秋已深。緬絲不敢言，何繇寫我心。」（《古意十六首》）他低徊地哀吟：「鷓鴣不管興亡恨，只向簾前喚故山。」（《紫塞》）他希望於抗清的秘密武裝活動：「天吳尚有移山力，好待春江三月濤。」（《丙辰春於揚州客舍贈稽田先生》）南田詩，得到顧炎武的充分肯定：「落筆如子山詞賦，蕭瑟江關，昔人所謂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，非大地歡樂場中仿效俳優郎當舞袖。」（《甌香館集》附錄）顧祖禹也深刻揭示：「讀叔子詩，忽焉使人淒其流涕，忽焉使人怒髮上指，正如易水之歌，商徵乍更，喜怒頓異者。」（《甌香館集原序》）這些感激豪宕的作品，最適宜用五七言古體詩來表達，宣泄胸臆，游行自在，不受拘束。惲壽平近體詩不如屈大均，而「五七古體，似欲過之」（《東園尺牘》致毛先舒書）說的也是這種意思。

惲壽平是一位畫家兼詩人，他用畫家的眼睛、詩人的心靈，用畫家的氣質、詩人的情思，去發現、捕捉、攝取自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真、善、美和假、惡、醜，揮毫作畫寫詩。他是我國繼王維、蘇軾、倪瓚、沈周之後又一個善於交融詩畫藝術的偉大藝術家，「以詩爲畫」「以畫爲詩」「詩中有畫」「畫中有詩」，在他的詩、畫藝術作品中，處處體現出這種精神特質，時時表現詩畫藝術的滲透和融通。上海博物館藏惲壽平《仿古山水》冊十二幀，第四幀自跋云：

烟月朦朧，詩家神境。秋夜露坐時，大火已西流，吟蟲唧唧滿四壁，令人神思岑然，戲爲拈筆。

畫家從自然景物中發現詩美，體識詩境，詩思勃然，於是畫家欣然操觚，將富有詩情畫意的自然景物描繪下來，畫境中必然是詩意盎然。我們固然要研究惲壽平「繫乎盛衰」的詩篇，還應該很好研究他的題畫詩。我很不贊成蔣光煦「然題畫小詩，本多信筆」（《甌香館集·凡例》）的看法，惲壽平題畫詩常用律絕體寫出，又以五、七言絕句爲多，它們容易抒寫情思、發露畫意，融通詩美和畫美，洵爲題畫佳作，不能忽視。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王翬《夏山烟雨圖》，壽平題詩云：「橫空墨雨正淋漓，何處移山竟不知。怪他几案生雲霧，應有神龍起墨池。」詩句形容王翬移山入畫，雲霧起於書案，稱頌他的畫氣韻生動，水墨淋漓，意象空靈，非一般題畫小詩所可比擬。惲壽平也不乏長篇題畫詩，諸如《綠揚停鞭圖引贈高生》《雙檜歌贈姚子》《李侯署中古柏行》，用歌行體寫來，詩筆淋漓酣暢，詩情豪宕激越，「鏘洋窅渺」，形成雄渾雋拔的格調，境界極高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壽平還用題畫詩發揮畫理，闡發畫論，如《題古木流泉圖》：「真想來空襟，忽與古人遇。我不學雲林，亦有雲林趣。」《題石谷臨九龍山人枯槎竹石》：「心忘方人妙，意到不求工。點拂橫斜處，天機在此中。」他隨圖生發，用詩的語言，高妙的機趣，抉出自己的藝術三昧，使詩畫融通的意念進入理性層面，實爲畫論的詩化。

惲壽平還是一位識見卓絕的藝術（詩、書、畫）理論家，原存的和補輯所得的南田畫跋（也有論詩、論書法的文字），其數量之多，質量之高，在歷代詩畫家中，是首屈一指的，無人能與之媲美。他總結了自己和其他藝術家的創作經驗，全面論說詩、書、畫藝術，主要是繪畫藝術的本質特徵、傳承源流、技巧理論，提出了許多美學中的問題，如形與神、意與象、虛與實、筆墨與情韻、摹古與創新、師古人與師造

化、自然美與藝術美的關係問題，就中有三個關鍵性問題，最值得重視：其一，惲壽平畫學思想，符合藝術辯證的法則，意不偏頗，語不武斷，相濟相成，剖析入理。上海博物館藏惲壽平《石榴圖扇》，壽平題跋語云：「寫生家神韻爲上，形似次之，然夫其形似則亦不必問其神韻矣。余曾見宋人畫一石榴，渲染且數十遍，至無筆可尋，無色可擬，庶幾神形俱妙，識之於心已久。」表述了自己形神俱重的觀點。上海博物館藏惲壽平《花卉冊》壽平題跋云：「寫生能師古人，則已脫去流俗畦徑，自立體勢。然必進而師模造化，方能開辟奇境，創發麗思，神明於法度，爲大雅之宗。」辯證地論述師古與師造化的關係，很有道理。其二，惲壽平崇尚藝術創新精神，力主變化，欣賞詩畫藝術的「化境」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翬《仿古山水冊》，惲壽平題跋云：「余見石谷畫凡數變，每變又奇。此本爲今春所作，觀其荒率處，與客秋取境較類似，又一變也。」日本蘭千山館藏惲壽平《樵古十種山水圖冊》題跋云：「高尚書與方壺外史，皆得法於南宮墨戲，而變化各有不同。」因變化不同，遂出現不同風貌。其三，惲壽平講究藝術上的融會貫通，追求詩畫藝術的融通。《甌香館集·補遺畫跋》：「詩意須極飄渺，有一唱三嘆之音，方能感人，然則不能感人之音，非詩也。書法、畫理皆然。」《甌香館集》卷十二《畫跋》記及馮生招其游西湖，「馮生曰：『子善吟，愿子爲我歌今夕。』」余曰：「是非詩所能盡也，請爲圖。」圖成，景物宛然，無異同游時。南田生曰：「斯圖也，即以爲西湖夜泛詩可也。」惲壽平洞達詩情與畫意互通之理。

惲壽平的畫學理論和美學思想，與清代初年的哲學思潮，特別是常州地區學者的學術文化思想，有密切關連，有堅實的哲學基礎。隨著明王朝的覆亡，新王朝的建立，隱逸避世成爲遺民的普遍心態，道學莊老思想很自然地被大家樂意接受，惲南田筆底的荒寒意趣，追求清幽閑逸的藝術意境，真切地反

映出「全真避禍」的莊老思想。惲壽平自幼與佛學結下不解之緣，他曾剃染入靈隱寺，常隨父親出入各地寺院，與僧侶交游，對靈巖寺和尚自稱「弟子」，還曾為《華嚴經》作過義疏（見李兆洛《養一齋文集》續編卷二《跋惲南田書》）南田詩中常常出現佛教談離世絕俗、說空有蟬蛻的詩意，「知君蛻塵境，真有住山心」（《秋水軒竹下與聖上人說離世絕俗結茅住山之樂賦詩以訂同游之期》）。『談經夜壑魚龍聽，禪定空山虎豹見』（《贈愚庵三宜和尚》）。他的畫追求靜淨的筆意，崇尚荒寒的境界，在畫論、畫理中，充滿著禪意禪趣。香港趙從衍藏惲壽平《山水圖冊》，第五幀上自題「天機發靜趣，靈境出無心」。清代常州，是易學最為昌盛的地區，很多學者從事易學研究。惲壽平父親惲日初「易學尤精，注《七卦》而病」（湯修業《惲先生日初傳》）。姐夫鄒登峯「多年潛心易學」（《江蘇藝文志·常州卷》），著有《易經大義》。壽平受家學影響，得易學之精義，他并不搬弄《易》經中的字句，却將其精義辯證統一、變易不息的規律，運化於藝術創作和美學思想中去。

惲壽平的詩歌、書法、繪畫藝術都取得很高的成就，影響深遠，他在我國詩歌史、書法史、繪畫史上理應佔有重要地位。

二

我是怎樣進行《惲壽平全集》的編纂工作的？這還得從蔣光煦輯《甌香館集》談起。

惲壽平的詩文作品，最早為之工作的，是莊令輿、徐永宣輯《南田詩鈔》，收入孫謙為之刊刻的《毗

陵六逸詩鈔》中。這部詩鈔無畫跋，詩也不全。道光十八年，蔣光煦以《南田詩鈔》為基礎，增益補輯，費了很大力氣，輯成《甌香館集》。他在《凡例》中詳細說明他的編輯情況：

一，是編於康熙五十六年武進令孫公椒園捐俸所刊《毗陵六逸集》中《南田詩鈔》五卷外，石刻則有寶懺室、味古齋、清嘯閣、愛石山房諸本，俱從吳江翁君小海雒、秀水計君二田光斡假得，暨家藏吟香仙館、甌香館帖并謝氏望雲樓帖中詩，外此畫幀字卷、斷紙殘縑，零星摭拾，與夫友人寄惠者，略依年次，釐為十卷，視舊蓋益其半。後吳縣貝君墉、潘君遵祁鈔示先生手書詩卷，又增數紙，而改訂蒐羅，皆賴翁君及許君洪喬之力，海內若有同好示以所未見，俾續補之，幸甚。

一，先生畫理析及精微，備究名家，深窺秘奧，故發為議論，詳盡周至，超妙名雋，不減於詩，因就計君處所假錄本，益以石刻，分為二卷，附於詩後，題曰《畫跋》。

蔣氏補輯了許多惲壽平的詩文作品，尤其是增添了南田的畫跋，其功不可沒。此集長期流傳，多次刊刻，後來又被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收入，據別下齋叢書本排印，在文壇上影響較大，各大圖書館均有藏皮，是大家很容易見到的本子。但是，蔣光煦輯《甌香館集》仍然存在許多缺憾，要言之，其弊有五：

一、詩文作品搜羅未全，缺失很多。

《甌香館集》編成於戊戌年（即道光十八年），越六年，即道光二十四年，又將戴熙寄示的詩跋，別為補遺各一卷。由於蔣氏當時無法遍閱傳世的惲壽平畫幀字幅，特別是那些已經流傳至海外的惲氏書畫；他也無法遍閱著錄惲氏書畫作品的題跋專書，特別是後於蔣光煦問世的書畫題跋專著，如裴景福的《壯陶閣書畫錄》、龐元濟的《虛齋名畫錄》、邵松年的《古緣萃錄》、顧文彬的《過雲樓書畫記》、

顧遜士的《續記》，所以蔣氏的收羅不可能齊全，缺失很多。據筆者初步統計，惲壽平散佚於畫幀字幅上和各種典籍中的詩文作品，大約還有《甌香館集》現存文字的一倍左右，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十分令人遺憾的事。

二、已經編入《甌香館集》中的部分詩文作品，並非完帙。最爲典型的是《甌香館集》卷三的《雜感》和《後雜感》這兩組詩。《南田詩鈔》於《雜感》題下注「十二首選四」，於《復雜感》題下注「八首選四」，顯然是爲避忌而刪去的，《甌香館集》因其舊。然而，《松煙肥硯齋惲帖》卻全部保存其原貌。又如庚申年壽平爲悼念王時敏而作的《哭王奉常烟客先生》，大家熟知此詩爲二十四首，《甌香館集》却僅錄十八首，爲什麼會缺少這六首詩呢？王遵辰的跋語（載諸仲芳珍藏之《南田挽烟客詩墨蹟》冊尾）對此作過非常準確的記載：

此冊吾家所宜世守，不知何時失去，爲極樂上人所收得，然已逸其第四頁矣。丁未春，遵辰六十初度，上人持此爲壽，展轉數過，既有感於故物之來歸，而又深異上人之作達無世間法也。然終以殘缺爲憾，卽屬上人物色之。歷兩年而不得，無已，則斬得此詩之稿，將乞名筆補入之，遂從曩昔凡與南田有翰墨之雅及好收其書畫者，北而虞山，南而練川，西而毗陵，惲氏之疏宗密戚，搜訪靡所不至。又三年而迄不可得，亦既心盡氣索矣。適思蓼從孫久客上蔡，逼除歸里，歲首乍見，忽念揖山世父生平勤於手錄，或有存本，卽切告之。不二日而先伯父手書全稿至矣。校之冊本，無一字異同，且楮墨完好，行楷茂密。雖行位視惲冊爲不倫，然奉常公之哀挽闕失，得先伯之遺墨補之，方足稱延津之合，卽名筆不與是也。

陸心源《穰梨館過眼續錄》卷十三著錄這組詩的完帙和王遵宸跋。《南田墨妙》影印諸仲芳珍藏之南田手書真迹，完好地保存了惲壽平《哭王奉常烟客先生》這組詩的原貌。蔣氏輯集時，未及見王遵宸跋及王異公之補詩，故未能補全。像這樣的例子，還有不少，不贅述。

三、所收畫跋，版本紛繁，存在條目混雜、刪節脫漏等弊病。

《南田畫跋》的版本，很複雜紛繁，所收條文，互有出入，文字也有異同，細按之，有四個版本系統（詳見本書《惲壽平著述考》）。我們將各種不同版本的南田畫跋加以比勘，發現跋語大都沒有來源出處，排列序次不統一，條目混雜，脫漏甚多，且有被刪節之迹。這給研究工作，帶來極大困難。

四、《甌香館集》文字未經校勘。

蔣光煦當日僅做了資料衰集的工作，並未進行校勘，因而該集文字與畫幀字幅與他書著錄相比，勘，有較多出入。如《甌香館集》卷八錄《王顥庵太史拙修堂宴集分韻時將移家還里將有遠游留別婁中諸君子》二首，惲壽平曾以此詩書於扇上贈人，詩扇今存，藏上海博物館。以扇與集相較，異文甚多，這些異文，可以見出惲壽平曾修改過自己詩作的迹象，成爲「一詩兩稿」，有極大的參攷價值。又如《甌香館集》卷九錄《丙寅中秋同張漢瞻及景范景天諸君玉峰北園看桂》十首，與《南田詩鈔》卷二同詩相較，文字很不相同。畫跋三卷，也脫誤極多。因此，整理惲壽平詩文集，必須「輯」「校」並重，以集本互校，再參以書畫墨迹及他書，寫出校語，以備研究者參用。

五、《甌香館集》未收惲氏書信。

惲壽平一生寫過許多信札，或長或短，寄給他的親人、朋友，這些信札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行蹤、生

活態度、思想情感、創作活動、美學理念（詩學、書學、畫學）等內容，是一份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，也是惲壽平研究的重要資源。其書法手迹，極具藝術價值，其書札內容，極具文獻史料價值。而蔣光煦《甌香館集》卻隻字不收，他在《凡例》中還說：「若尺牘則無問雅俗，概不闖入。」將它們摒之於文集之外，這是很不妥當的。前代名家集，均收錄其人書札，作為文集的重要組成內容之一。如《蘇東坡全集》，收錄東坡書札六百四十餘篇，《文徵明集》收錄書札、小簡二百十餘篇。因此，廣為裒集惲氏書札，編入惲集中，很有必要。

中國文聯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過秦耕海先生的《惲南田文集》。該集收羅資料非常豐富，本應該是一部很好的書。可惜全書不講究版本運用，不注意校勘、考證，不標明來源出處，編排很不合理，詩作張冠李戴、重復出現，文字訛漏甚多，隨處可見，標點錯誤比比皆是。總之，作者沒有按照古籍整理的程序操作，沒有運用文獻學的基本規律處理問題，所以給研究者帶來許多困惑。

由此可見，蔣輯《甌香館集》，秦編《惲南田文集》，弊病甚多，已經不能適應日益深入的惲壽平研究的需要，全面整理惲壽平的文字資料，精輯精校，編纂出一部完備的、精確的惲壽平全集，強化基礎研究，為惲壽平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，已是刻不容緩的事。筆者有鑒於此，花費數年時間，陸續查證考索，多方輯集許多原始資料，編纂成這部《惲壽平全集》，為詩、畫學界朋友服務。概要地說，我做了如下幾件工作：

首先，選用版本。《甌香館集》現有如下幾種本子：

（一）道光二十六年蔣氏宜年堂刊本《甌香館集》十四卷本（詩十卷、畫跋二卷、補遺詩一卷、補遺

畫跋一卷。以下簡稱道光本)；

(二)咸豐六年刊別下齋校本《甌香館集》十四卷(以下簡稱校本)；

(三)光緒七年湖北書局重刊本《甌香館集》十四卷(以下簡稱光緒本)；

(四)民國二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《叢書集成》本《甌香館集》十四卷(以下簡稱叢書本)。

本書選用叢書本作爲工作本。爲什麼不用原創道光本作爲工作本，卻要選用叢書本呢？因爲道光本、校本、光緒本，傳世極少，各地圖書館很少收藏。我使用的道光本，是從友人蘇州國畫院前副院長馬伯樂先生處假得。只有叢書本最爲通行，影響最大，讀者容易覓得，便于校讀，大家已習慣使用，所以採用它作工作本，可以保存《甌香館集》之原貌，極有學術意義。

我又用道光本、校本、光緒本三種集本，《南田詩鈔》五卷本(以下簡稱詩鈔本)、美術叢書本排印之葉鍾進《南田畫跋》四卷本(以下簡稱四卷本)、葛金娘《嘯園叢書》本《南田畫跋》不分卷本(以下簡稱嘯園本)作爲參校本，再相應參校多種刻石、手迹、畫幅上題寫墨迹和書畫題跋，以提高文本的學術質量。

其次，做好校勘工作。確定工作本和參校本以後，筆者立即開始校勘，寫出校記。筆者校勘過許多種典籍，從來沒有一部書像惲壽平詩文校勘那樣複雜，也沒有一部書像惲集那樣獲得如此豐富的校勘成果。下面，依各種類型，舉例說明。第一，叢書本因排印成書，出現不少錯字，據其他版本校正之，如卷三《谷口歌贈友》『鮮甫洗蘭叢』，據道光本、光緒本、詩鈔本校改爲『鮮雨』。卷四《擬遊仙體贈吳商志》『庵靄』，據道光本、光緒本校改爲『罨靄』。第二，《甌香館集》四種集本都有很多空格，一直無人

校出。通過校勘其他相關文本，補填了這些空格，補全詩意。卷一《贈湯公牧》「浩歌動秋□」，《南田詩鈔》作「秋旻」，因據補。卷二《寄里中同懷諸子》「□□起中夜」，《松煙肥硯齋懽帖》作「白虹」，因據補。第三，校出異文極多，卷三《王山人山莊早春圖》，《清暉贈言》卷六引本詩題作《題烏目山人仿右丞山莊早春圖》，卷三《風蓮戲魚圖》「□□菱絲翠相結」，上海博物館藏懽壽平《魚戲圖》題詩墨迹作「菰葉」，卷十一《畫跋》「庚戌夏六月」條：「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」至結尾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扇與之不同，云：「余因石谷命畫劍門，且作記，戲題游時所見，約略如此。」都是很有參攷價值的異文。第四，補出許多脫漏之字句。卷十一《畫跋》「吳罔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」條，「抵富春江嚴灘」，據《南田畫跋》四卷本嘯園本於「嚴灘」中補出「陵」字。卷八《同天石元白從南嶽看梅因至楓隱》，據《松煙肥硯齋懽帖》補出「豈因江城笛，何從見天女」二句，「幽幽響奔泉，清音中空明」二句。卷十四《補遺畫跋》「摹子久《富春圖》一角」條，尾句之後，《自怡悅齋書畫錄》卷十六尚有「嘗欲俎豆倪迂，執鞭癡老，墨章水量，樂以忘憂。蓋繪苑別有一世界，不似武陵華源至今無問津客也」。第五，通過校勘還補出許多首《甌香館集》同題詩中所失載之作，將在下文「輯佚補遺」中詳談。第六，有的地方，不過校勘，簡直無法理喻文意，如李潛之《夢園書畫錄》卷十九錄懽壽平致又駢侄書，有一句「□叔□特屋叔祖過杯茗賞花」，缺字、誤字，文意不通，據《清嘯閣藏帖》核校為「祖叔意特屬侄相過杯茗賞花」方始文通詞順，文意明白。實例很多，限於篇幅，只能略舉一、二說明之。如上所述，可見「校勘」在懽壽平全集整理中的重要地位。

再次，輯佚補遺。這項工作，以《甌香館集》為標準，凡是集子裏沒有的懽壽平之文字，均屬補輯之